



在这鎏金的季节，秋雨似乎带着古意，把这座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青州古城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秋雨如丝墨，点染着古城的秋色。白天的古城，已让我流连忘返，秋夜秋雨下的古城，该有另一番韵味吧。

青州大地，文脉绵长。时间，雕琢着岁月的厚度，也塑造着一座城市的变化。青州之名，始见于《尚书·禹贡》：“海岱惟青州”，为古“九州”之一。古城的历史，可追溯至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，先后存在广县城、广固城、东阳城等六座城池，历经“三迁四筑”的历史变迁，成为山东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长达千年。因为南燕国的建立，让青州成为山东历史上唯一的“国都”。出土于青州龙兴寺遗址的石雕佛像，以“青州微笑”被誉为“改写东方艺术史的杰作”。东汉“宜子孙”玉璧，作为汉代铭文玉璧的巅峰之作，其工艺和完整性全国罕见。明代赵秉忠状元卷，是中国大陆存世的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一份殿试卷，填补了我国明代宫廷档案空白……这种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，构筑了青州“千年古城新崛起”的底色。

淅淅沥沥的雨声如同古筝轻拨，让人不禁沉醉于这份古朴和宁静，满目里有一种洗净铅华的素净之美。因为雨，月亮、星星都躲了起来，青石板路上虽没有清辉映照，但在灯光下仍泛着油亮。今夜的古城是静谧的，唯绵绵无尽的雨在冲洗着一朝一朝的岁月走过后留下的印迹。今夜我走进古城，不是相遇，是它与我千年的约见。

如丝的秋雨宛如一位慈祥的母亲，温柔于伞，轻抚于街，博爱于古城。空气中除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清爽，还散发着一股独特的气息，如陈年美酒的醇香，醉了半城烟火。一半生活，隐有一种岁月流淌的遗痕；一半诗意，洇有一种历史文脉的韵味。

古城的灯火，如被秋风催熟的栾树之果。LED“藤蔓”缠绕的古树，明灭间如闪过的流星。古城，不再只因国庆节、中秋节临近，而火树银花、灯火辉煌，在今人的心中，它已与日月同辉了几千年。

古城的老街两侧，一个个百年老店的招幌，在秋雨中摇曳，似乎在诉说着一辈又一辈的传奇故事。那带着字号的招幌，确如一本本厚重的史书，记录着古城的文化传承。铺前秋木苍翠，清渠涤荡，芙蓉出水，繁花锦簇，波影流光。牌楼的雕花窗棂，因室内

清晨起来，细风微微，空气中有种清新的薄凉，草尖上挂满了露珠。一颗颗露珠圆润、晶莹、透亮，像散落的玻璃珠，让人有捡拾的欲望。

地畦上，农民种了豆角，秧子顺着地畦乱爬，有的跟青草纠缠在一起，难舍难分；有的爬上玉米秸秆，沿着秸秆努力攀爬。紫色的豆角花开得艳丽妩媚，豆角则直直地吊着，风吹过，它们会晃一晃身子，像在舞蹈。

女人正沿着地畦摘豆角。她的双脚在草丛里走过，露珠噼里啪啦地滚落到地面，也滚落到她的鞋上。不一会儿，鞋面湿了一大片，散逸着清爽的秋凉。女人弯腰俯首，将豆角摘到提篮里。豆角上有露珠，将豆角浸润得愈发翠绿，泛着油汪汪的光泽，给人大快朵颐的冲动。犹记少年时，在坡里割茅草，饿了就去地畦上找豆角，摘一根最嫩的，咯吱咯吱地嚼起来。绿色的汁液在嘴里泛滥，透着青涩的鲜香，既充饥又饱口福。

慢慢地，女人的鞋子成了湿漉漉的水鞋，走起路来“噗噗”响，好像能踩出无数水泡。

太阳升上来，草尖上的露珠像一个个剔透的水晶灯笼，熠熠生辉。下地的人牵着牛，走在窄窄的阡陌上，“小灯笼”晃一下，闪出一道耀眼的光泽，“噗”一下就熄灭了，在地下洇出一小块水渍。

顽童用麦秸草做成吸管，悄悄插到草尖的露珠上，吸进嘴里，不知道味道咋样，我想应该是清凉的，有草木香。他们小心翼翼，如果动作太大，露珠“啪”一声就落地上，不见了。

太阳越升越高，温暖一层层铺开，把草尖上的露珠包裹成火焰的颜色。露珠一点点缩小，最后跟着阳光溜掉了。

夜间，走失的露珠又悄悄回到草尖上，像外出玩耍的孩子回家了，依然安静、晶莹。“露似珍珠月似弓”，这样的夜晚，是月光的天下、露珠的世界。它们用朦胧和纯洁，营造一片静谧而美好的人间仙境。

露珠里包裹着缕缕秋光，滑落了，秋光就散逸到空气里，或者庄稼成熟的气息里，天地间有了秋的光泽和神韵，在村口，在田野，皴染出一幅溢满芬芳的丰收图。熟透的日子，饱满丰盈，在秋天里闪闪发光。

□孙爱勋

那夜那雨那古城

□赵公友

的灯光，在古街投下细碎的光影。

深深巷陌，似是岁月长卷里精心勾勒的一笔墨痕，把古城的过往汇成了影集。眼前不时飘落的银杏叶，像一把把金色的小扇，轻轻揉碎了忽明忽暗的秋光，亲吻着小巷。扶疏草木，青砖灰瓦，雕花门窗，翘角飞檐，汉韵瓦当，似乎有隐隐约约历史回声的涤荡。有的房檐垂着忽明忽暗的雨帘，擎着伞经过时“砰砰砰”之音，宛如遥远的历史的鼓声。

一处斑驳的墙垣，老柿树枝丫斜逸出墙外，熟透的柿子像被秋风点亮的红灯笼，叶影斑驳间，似有甜蜜私语的流淌。红柿与苍劲的虬枝构成水墨留白，似重生的古典意象，展露出岁月的沧桑。

经过偶园，园门虽已闭，但隔着围墙，仍能隐约听到墙根处雨打芭蕉的细语。

偶园是衡王府的后花园，如今虽已不复当年的盛景，但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石，仍透着庄重与贵气。上午偶园一游，巧遇青州历史文化名家冯殿佐老师。热情好客的他，面对我们这一群陌生的朋友，从王府轶事到冯氏文化，侃侃而谈，说尽了偶园的前世今生。此时，站在门口的我，思绪早已飞进了偶园，我想象着被欧阳修称为“青州红”的鞑红牡丹，春天盛开时尽显北宋“清丽质朴”的一朝风韵。一阵浓郁的桂花香飘墙而出，唤醒了脑海中时光的记忆——临近中秋佳节的夜里，一幕“人闲桂花落”的场景浮现在脑海中。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”，李清照以婉约的笔触描绘了桂花的淡雅与不凡。夹着花香的微风和着细雨，多了几分清冽、幽远的意味。今夜的衡王府，没有明月清辉，没有高朋围座，没有觥筹交错，没有诗情画意，没有丝竹管弦，没有衣袂飘飘，没有松月竹影，只有夜、秋雨、寂寥与门外的我。

古街在伞下延伸，仿佛一条蜿蜒的星河，伸向远方。我不禁蹲下，抚摸着一块石板，沧桑如老人脸上岁月的沟壑，透着深邃。这老街，承载着城市的记忆，蕴含着人文的温度，一直默默地在做古城历史的见证者。

这场古城之行，我有幸享受夜秋雨和夜秋风的滋润、美妙，一恍惚，仿佛穿越千年时光。我多想坐在古树下，品一壶香茶，听一段戏曲，陶醉在这片宁静与诗意之中，让心境与古城静谧的夜色和谐交融。

这场与青州古城雨夜的相遇，是等待，也是相约。

回老家，总要经过那座熟悉的地标建筑——村里的老供销社，大概有十间屋长，约一亩半地。只要去我们村，打听某个人家，那第一句话肯定是“知道供销社吗”，从那里往东，往西，往南，往北……

曾几何时，这里可是熠熠生辉的所在。噼里啪啦的算盘声，顾客熙熙攘攘的吆喝声，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嬉笑声，交织成烟火气满满的寻常日子。而今，它正门紧锁，门板上的斑驳印记诉说着被遗忘的寂寥，往昔的繁华早已在岁月里流逝。墙根下坐着的几位老人更添了些寂寞和沧桑，岁月悠悠，老供销社已淡出人们的视野，被大大小小的超市取代。

50岁以上的人，应该都能从尘封的记忆里找到供销社的华丽影子。白墙灰瓦，里面的柜台用水泥砌成，半人高。那是全村最繁华的地带，更是小孩子最向往的地方。

进门正中间的柜台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面、米、油、盐、橡皮、铅笔和铅笔盒。宽宽的柜面上是花花绿绿的布匹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西头柜台里摆放着瓶装酒、酱油、醋，地面上是一缸缸的酱油、酒及散装酱菜，散发着浓浓的味道。东头柜台里则摆放着各种农资产品，柜台外的地面上堆满了袋装化肥。

如果到了中秋、春节等传统节日，供销社里还会增加一些用红纸包着的节日食品。比如中秋节的五仁月饼，春节前的软枣、花生，写春联的大红纸等，一派喜庆的氛围。那时的供销社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，离了供销社就无法生活，小到一盒火柴、一袋盐，大到一袋化肥、一辆自行车，都要去供销社才能买到。

我还记得小时候，经常拿瓶子去供销社买酱油，有时会给父亲买散酒，偶尔会用剩余的几分钱买到一颗水果糖或者一支铅笔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呀。每次去供销社，最吸引我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文具区——铅笔、橡皮、各种封面的笔记本，尤其是红蓝彩铅，两种颜色集于一身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每次买铅笔只能买一到两支，所以要挑来挑去好半天。记得当时柜台里有一套《李自成传》，两元多，每次去了只能远远看着，因为没钱，一直没有买，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如今，这座古老的建筑以静默的姿态，打量着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它面前来来往往。

记忆中的乡村供销社

□陈翠珍